

奥尔汉·凯末尔著

为面包而斗争

郭 恕 可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为面包而斗争

〔土耳其〕 奥尔汉·凯末尔著

郭 恕 可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Орхан Кемале
БОРЬБА ЗА ХЛЕБ

根据苏联“星火”(Огонёк)杂志 1953 年第 12 期翻译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320 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出字第 003 号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 857 字数 45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1/32$ 印张 2 $5/8$ 插页 3

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5001—6300 册

定价(¥)0.24 元

目 次

睡魔	1
后备队	14
哈蒂哲·阿克杜尔和另外一些人	21
归来	26
新年里的事故	34
在卡車上	51
小孩和大人	58
魚	63
卖书的故事	68
丑事	75
译后記	81

睡 魔

明天是星期日。金属制品工厂正准备星期六晚間休息。一百五十个工人之中，有八十个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小孩子。其中有二十来个正站在冲床旁边。他們穿的衣服都不讲究，外表上也彼此几乎没什么差别。

車間里，孩子們在充滿机器声音的渾浊而沉重的空气中挤来挤去，汗流浹背。有的在洗手洗臉，有的在水龙头前排队等着，有的去上廁所，还有的趁机会玩捉迷藏。都用油污的袖子擦汗，結果弄得滿臉机油。

領班工长是个四十五六岁瘦削的小个子，他一面搔着后脑勺，来到費尔哈德老大爷跟前，費尔哈德老大爷正在用銼刀銼着一个夹紧的另件，随着旋床的节奏哼着歌。他仿佛被滾水澆了似的，滿头帶油的热汗从臉上直往下流，流到領子里，流到胸前，然后順着全身一条条流下去。他看到領班工长，立刻放下活儿，直起身子，輕松地喘一口气。領班工长微笑着，不知跟他說了句什么，随后走到修理間，把門旁大理石护板上的刀形开关拉下来。車間屋頂下边的总飞輪忽然一顫动，跑得越来越慢，頓時工厂

的工作停了下来。

大家都以为收工了。可是領班工长爬上了旋床，吹了吹哨子，召集工人。

“大家注意，”他大声喊道，仿佛发表演说似的。“吃饭后还有活儿！可能要干到明天早晨。愿意走的可以走，愿意留下的可以領双倍工資。愿意走的尽管走，絕不勉强。”

車間安靜了。紧接着大家喊喊喳喳地談論起来，連費尔哈德老大爷在車間紧里边銼另件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楚。

十一号冲床的童工薩米擦了擦眼睛，向左右看看，咽一口唾沫……真把他厌烦死了……“走吧，还有什么？”——他心中剛这样想，馬上又改变了主意。領班工长是个卑鄙的人。如果薩米就这么丢下工作走了，他一定不叫他再来上工。在工厂門口象薩米这样的小孩有的是。計时工資減低了，就是这些閑人鬧的……

領班工长見誰也沒走，又开了电門。各个飞輪轉起来，把費尔哈德老大爷那刺耳的銼刀声音压下去了。

正是夏天。晌午的毒太阳正大施威严地晒着車間的后窗戶，六座鍛工炉的火焰都被明亮的阳光照得暗淡下去了。按規矩，到了下午一点鐘工厂應該停止工作。就因为这样，工厂的保卫員才奉領班工长的指示，把車間的窗戶連頂棚上的圓孔統統关上，免得外边听見車床声音。

車間里昏暗一片，鍛工爐的火焰又鮮明奪目地閃出光來。過不大會，電燈亮了；火焰又暗淡下去。

大家熱得真難受。費爾哈德老大爺嘴上罵罵咧咧地，脫掉襯衫，卷起了褲腿。他覺得全身發癢。

小伙子們也都脫了襯衫。他們的光腿都一直黑到髌骨。所有的童工助手——搬鋅板去壓模的也好，把制成的軍用食盒送到倉庫去的也好，給鍛工風箱運煤的也好，——一律穿的是短褲。只有兩個人穿着長褲。

薩米這孩子看了看掛鐘：才一點一刻。他想了想完工的時刻。時間還那麼長呢，長得簡直沒有止境……

從各個刨床上已經落下來整整一大堆刨屑。薩米忽然想到自己沒有帶飯：午後本來應該放工回家呀。現在他倒是不大想吃東西，但是到夜里一定餓，他想了想，決定預支五十扣魯^①。可是馬上他又改變主意。“要注意，兒子，千萬不要欠債，”——母親這樣囑咐。“要是月初付不出房錢，人家要攆我們搬家的。”又做好一個軍用飯盒。薩米把車床開着空車，動身到廁所去了。水龍頭旁邊又排上了不少人。他也站到隊里去。

小伙子們都愛在這兒，因為這兒不象車間里那麼熱。可是，那些位工長能叫你躲着清靜嗎？……他們不斷地來檢查。往往是小伙子們前邊跑，工長們在后邊追。一

① 扣魯——土耳其的輔幣單位，等於百分之一里拉。

且要是捉住，先来一顿揍，接着是罰工資。

薩米把脑袋、胳膊放在龙头噴出来的冷水下面冲洗一陣，淋淋肩膀和肚子，揉搓揉搓湿淋淋的身体，精神爽快了。沒容他二次把头伸在水龙头下面，这时候已經响起口哨来。小伙子們都跑了。薩米躲在鍛工风箱后边。这里非常热，一会工夫湿淋淋的身体已經烘干了。等他回到車床旁边，只有他的头发是潮的，身体又开始发热。

工长哲腊里走遍各个車床，登記要預支工資的人。“我不想預支，”——問到薩米的时候，他这样回答。到了两点鐘，有一小时吃飯時間。薩米走下煤仓。这地方又阴暗又潮湿，泥土地挺凉快。他头下枕着一大块硬煤，把疲累不堪的身体往地上一爬，馬上就睡着了。一大陣哨子声吵醒了薩米。几个监工的拿着手电灯催孩子們上工。薩米起来了。半边身子因为挨着潮湿地，凉得和冰一样。他回到車床那里。

鉄匠舒艾普帶着助手丹尼亚里在用錘子打紅鉄。又大又重的錘子一打到鉄砧子上，紅色火花就往四面八方飞溅。丹尼亚里背朝着薩米站着；从他那向脑勺后边平梳着的头发，就可以看出他是那些追求时髦的青年一路人物。

工长舒艾普和薩米面对面站着。他有五十上下。举起錘子的时候，脖子上脹起又粗又壮的青筋，皮肤綑得好象立刻就能裂开。

薩米满怀羡慕心情，看着丹尼亚里那两只胳膊，同时也想到自己的胳膊。薩米的胳膊真是又細又瘦。

过了一小时，薩米又上廁所去了。在水龙头底下洗手洗臉，用冷水冲了冲脊梁。回来的时候，他在旋床工具櫥的玻璃上照了照，看見自己黃皮腊瘦，肩膀窄小，鎖子骨露在外面，自己觉得很难为情。他以为大家都在看他。可是人們都在原地忙着手下的活儿。只有費尔哈德老大爷偶然瞧他一眼。薩米心想，費尔哈德老大爷在看他的肋条骨。他用两手捂着鎖子骨，急忙走向車床，觉得好象大家都在注意他，并且彼此小声說：“他真瘦呵！”这种心情越发增长。恰巧在这时候，和他并排干活的一个名叫努里的孩子說道：

“嘿，薩米，你可真瘦呵！”

薩米突然一哆嗦。

“你难道不瘦嗎？”

“不管怎么样，我的肉总比較多点，小子，”努里答道，傲慢的样子，好象一只眯着毛的火鸡。

薩米一声沒响。

可是努里很快地由車床上取下一个制成的軍用飯盒之后，又提議說：

“来，咱們比量比量！”

他弯起胳膊，让薩米睜眼瞧起来的二头筋。他的胳膊确是粗一点。薩米因为怕大声哭出来，所以一句話也

沒說。他覺得受了侮辱，往下一蹲，從地板上撿起髒得稀泥的濕漉漉的村衫，穿在身上。

這時努里一面指着薩米，一面對另一個孩子說：

“看上帝的面子，你瞧瞧，他不是瘦得象骨头架子一樣嗎？！”

薩米又沒理他。工長舒艾普這時走到鍛工爐前，去取一塊鍛鐵。助手丹尼亞里放下錘子，往手心上吐口唾沫。費爾哈德老大爺正在打量着手上的另件，笑咪咪地搖著頭，好象眼前有個活人似的，他跟這個另件說起話來。為了轉移努里的注意力和擺脫努里的譏笑，薩米一會看著鐵匠們那兩把錘子，一會看著費爾哈德老大爺……隨後又仰起頭來。一段傳送皮帶碰到頂棚上的糟朽木板，由上邊落下一些碎木渣。薩米有意地用眼睛看一下頂棚。可是努里說道：

“你先別管這個，听我跟你說……”

巨大的車間圍著薩米旋轉起來了。混濁空氣這時更加沉重了，彷彿在把他的眼珠往眼窩里壓。薩米扭過身去，背朝著孩子們。努里拿起一段細繩，說：

“把胳膊伸過來！你要是個男子漢，咱們就來量量，看誰的胳膊粗！”

薩米轉過身，忍不住哭起來了。

“我瘦，我是骨头架子，你胖……我是個孤兒，人人可以打我，欺侮我……我這就告訴工長去！”

努里沒想到事情會鬧成這樣。一提到工長，可真把他吓坏了。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，薩米，咱們原是开玩笑啊！”

薩米非但不住声，反倒嚎啕大哭起来。

努里走到他的車床前，說：

“別哭啦，別哭啦，薩米。真的，本来是开玩笑唄。”

……時間過得真慢！過了午夜，小伙子們簡直精力盡了。不僅是孩子們，就連整個車間的人：各個工長、成年工人——也都是滿身大汗、疲憊不堪。

由頂棚上掉下一個蜘蛛，正落在薩米的衣領里，背上開始發癢。他搔了一陣。搔着皮膚覺得挺舒服。直搔到皮膚腫起來，他才住手。等襯衫一挨着腫的地方，他感覺燒得慌。薩米往手上吐口唾沫，用手掌在地板上的塵土里一蹭，然後將手捂在背上——立刻不發燒了。

就在這時候，從車床後面傳來一聲尖叫。大家急忙朝那里跑去。薩米也跑了過去。在第十八號打印機上干活的小孩海達爾跌倒了，頭碰傷了。他用手捂着血淋淋的頭，向聚在他周圍的工人們大聲喊道：

“你們干嘛都圍在這裡？一會工長來了，大家都得挨罰！”

領班工長來了。他先向工人們喝呼一陣：

“喂，你們這群狗，給我散開！可找到偷懶的機會啦！去吧，各回本位！”

海达尔哭起来了，他不是因为痛才哭；他痛固然痛，但是更害怕工长打他和罰他的工資。領班工长两只手叉在腰上，問在隔壁車床上干活的童工哲腊艾亭：

“这头驢怎么打破的脑袋？”

哲腊艾亭是个結巴，他說：

“他睡……睡着了，睡……睡着了，就把脑……脑袋……”

領班工长搖着海达尔的肩膀說：

“这些驢駒子！你們以为到这里是給老將軍拜寿来的？！过来，把手拿开！”

領班工长的办公室在車間的一头，是个窗戶寬大的房間；从这里可以看見整个車間。頂棚上沉重地轉动着寬叶的电扇。領班工长由救急包里拿出过氧化氢、碘酒、药棉、綳带。洗洗伤口，抹点碘酒，然后紧紧地把手海达尔的头纏好。海达尔吓得連声也沒敢吭。走回車床时，他心中很高兴：工长竟会沒有罰他的工資。

……快到早晨两点半的时候，薩米觉得自己已經沒力气站稳脚了。为了驅走睡魔，他用脑袋撞撞車床架子，捏捏太阳穴，咬咬手，又細瞧瞧指甲。結果全都白費。汽油、煤油的气味和那混浊空气的气味，熏得他头昏脑脹。他靠在車床架子旁边打起盹来。万沒料到，猛一哆嗦，几乎一头倒在油滑味味的旋轉着的傳送带上。他往左右瞧瞧，是不是有人看見。

整个車間：旋床、銑床、冲床、鍛工風箱、費爾哈德老大爷、工长舒艾普和丹尼亚里，以及那些昏暗的电灯——都象薩米一样，已經萎靡不振了。連那几个工长也不吹他們的哨子了。恐惧心情一过去，薩米又靠在車床架子上，他用那双赤紅的含泪的眼睛环視一下車間，原来大部份冲床都在开着空車。于是他把車一停，悄悄地溜到廁所去了。

領班工长給海达尔包扎完毕之后，息了电灯，把窗戶打开。他尽力克制着睡魔，擦擦累乏了的胳膊，伸伸懶腰打了一个呵欠。隨即走到窗前，將胳膊肘支在窗台上。

一个明淨的深夜。远处傳來一陣留声机声。在邻近的工人区里，有一片隱沒在夜色里的房屋。并不是这些房屋引起領班工长的注意。他仔細听着从闊人住宅区傳来的留声机声，沉入了幻想。

几分钟后，他的呼吸加深了，打起呼来。倚在窗台上的胳膊肘一发軟，膝盖一颤动，他便跌倒了，脑袋撞在鉄窗台上，撞得很痛。領班工长很快地走到办公室門口，使劲吹了一陣哨子。这时他发现大部份車床和冲床在开空車。一气之下，他想再吹吹哨子，但是忽然想起了工长哲腊里，于是来到修理間。工长哲腊里这时用胳膊肘倚着大虎鉗台子，站在那里睡着了。

領班工长气得嘴唇直哆嗦，眼睛狠狠地眯縫一下，他搖了搖工长哲腊里的肩膀，隨即扯着嗓門喝呼起来：

“好小子！我們把你安置在工人上边，就为的是这个嗎？！連你都象这样的話，那么又該怎样对付工人呢？旋床和冲床都开着空車，銑刀……几千瓦电象水一样消耗着，工人都跑啦！这群不要臉的东西！”

两个工长早就彼此不和。

“你可別嚷得太厉害！”工长哲腊里恢复意識之后，說道。“我可不是什么小工！”

“不管你是什么人！这种职务需要的是誠实人！”

工长哲腊里的臉色变得通紅。他早就想把憋在心里的話都說出来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你还要說什么？請問，什么叫做：这里需要的是誠实人？这一說，我們不是誠实人呀？”

两人满怀憎恨的样子相互对看。

“你們在这里虐待儿童，”哲腊里接着說。“劳动法已經頒布了，而你們却强迫穷人工作十八小时！”

“这問不着你呀。叫你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，就是少管閑事！”

“好吧，你說，問不着我，可是我懂我自己的事。明天我若是不上劳动局把一切經過都报告他們，就耻安拉^①毁灭我，我就把胡子剪掉！”

两人气哼哼地分了手。

① 安拉——伊斯兰教信奉的神。

工长哲腊里来到車間。真不假，大部份冲床和車床都在开着空車，連鍛工炉都开始变冷了。工长用脚踢醒两个睡在风箱后面的孩子。两个孩子跑了。随后他又来到廁所。推了推第一个大便間的門。門里边有个小孩咳嗽一声。

“出来！出来！”工长哲腊里罵了一陣之后，喊道。

水龙头附近聚了一大群小伙子。一看见哲腊里，馬上你推我撞地跑散了。

工长哲腊里用大拇指擦了擦悬在寬脑門下边的大鼻子，接着用脚踢了踢第二个和第三个大便間，后来又走到第四个大便間。推了推，没人答应。工长停下脚步。又推推門。什么声息也沒有。从圓孔向里看看，一片黑暗。又仔細一瞅：地板上有個黑点；很象一个孩子。“不是已經死啦！”——工长心里想，隨即用力推門。門开了一道縫，他剛可以挤进去。工长掏出手电筒，朝地上一照。果然是个小孩。他睡在那里，腮帮紧貼在臭哄哄的地板上。

工长嫌恶地皺皺眉，朝小孩弯下身去。把孩子的臉轉向自己：原来是十一号冲床的童工薩米。工长輕輕地搖了搖他的肩膀。孩子哆嗦一下，好象被宰了的羊一样。哲腊里又搖搖他。左一次，右一次……他每搖一次，孩子就动一动，呻吟一声，撒撒嚙症，說什么也醒不过来。

工长关上手电筒，把它插在后边褲兜里。小心翼翼地扶起小孩，让他坐好。

薩米清醒過來了。看見工長，他很害怕，跟着就哭了起來。

“真的，工長，即便我是個不誠實的人……”

“住嘴，好啦，住嘴！少說話……瞧，你全身脏成什麼樣子！少說話，告訴你呢！有人問，你就說跌倒了。快到車床上去！”

薩米用袖子揉着眼睛，向車床走去。

工長哲腊里在凡是人能藏躲的各個角落和洞洞里巡視了半小時。所有在打包板箱里、煤倉里、口袋中間找到的睡覺的孩子們和成年工人，都被他叫醒了，趕回工作地點，一個也沒罰。

差十分鐘三點。站在沖床旁幹活的童工努里把工長哲腊里請過來，說：

“工長，你來瞧瞧我這個沖床！”

這時候領班工長兩手交叉在胸前，正從自己的辦公室的門口往外看着。工長哲腊里將努里的車床停下來。在他檢查沖床這時候，孩子已經溜走了。

站在隔壁車床上幹活的薩米笑着說，工長上當了。但是工長哲腊里並不是那麼容易受騙的，他早就看清楚瞭，只是心里想：“不管怎麼說，你也是個人呀……就叫這個可憐蟲打打盹去吧。他們都喘不過氣來了……”

快到早晨的時候，車間里的空氣更悶熱了。這些在昏暗朦朧的燈下干活的人們，就象剛從橄欖油桶里撈出

来的一样。銑床下面已經积了好几堆刨屑。

一清早，厂长来到工厂。他个子虽小，体格倒还匀称。他走进办公室，和領班工长談了很久，后来又跟工长哲腊里談了談。关于領班工长抱怨的話，他一句也沒告訴哲腊里。等哲腊里要走的时候，厂长遞給他一个藍色信封，說：

“您不是整夜都沒睡嗎？！”

工长哲腊里謝謝之后，接过信封。

“跟領班工长講和吧，好嗎？”厂长补充一句。

信封里有二十五里拉。